柳严心中呐闷，大士为何说自己与三圣关系，又是为何要传召唤之法，而那妖道，又是如何，竟被自己杀死，自己并无神通呀，这一切，自己毫不知晓，这到底有什么阴谋，种种因由，使得柳严不禁头大起来，曰后，行走江湖，却是要万般小心了，若是被人诓进去了，以自己如今这般身手，只怕是…柳严不敢想象，但如今大士乃是自己所敬之人，又为世众而崇，怕不是，也是个圈套吧…

    柳严转身，大士慈眉目耳，座下白莲，金白相应，白花金莲漫天，不愧为仙家法宝，只见大士，转首而望，八位道友，贫尼今曰召来，却是见得众位仙友，仙气较平时里有些薄淡了，不知是否前来时，已与别人交过手了，八部，连连点头，搞得上方白光大作，下方世人，以为天降灾难，纷纷叩头请愿，希望苍天怜悯，柳严也感白光太盛，一时，眼目也不适应起来。( h& I6 E7 `+ c4 F, i

/ V  r! U" w7 E" ]3 [( ]

　　南舞阿弥陀佛，大士一声佛号，如今，天下大乱，群魔将舞，世人皆历劫，我佛不忍，定会大施佛手，今我等弟子，还是早早将世间之事言于佛祖为妙。八众一相众望，神尼慈悲若怀，世人之福，我等不如，今后还得请教于神尼，还望神尼指点一二，而心中却是另一番计较了，老尼假慈悲，封神之战时，没见其少杀人，如今这番，却不知装给谁看的，难道是给那小子看的，八众有点惊了，搞不好，这小子指不定将来是个人物，老尼装慈，却是要提前收买了，给佛门新添一柱力量，不过，八众，却也不多看了几眼柳严，嗯，不错，不错，眉清目秀，俊俏非凡，果非常人。八众，不禁对柳严赞了一句，当然，这句赞词，是否真心，就不得而知了，不过只言是当着神尼之面而赞，却是给了她个面子，倘若是说，此小子，面如猪狗，形似猿猴，那不是间接骂了神尼不视人，没品位，一点水准也没，亏得堂堂上仙，西方四大菩萨之一。不过，这也是八众，目光不同于常人所至，只因八众相貌与众不同，世间罕有，有同类者，或形似者，皆被世人称为妖怪，或者魔鬼，在现实来说，却不亚于异形了，好比，一个长期与众多恐龙打较道的人，或多自身就是位恐龙级别的人物，却突然有一天看得一位仙女(当然是漂亮的那种)，理所当然的就把那位仙女当成异类了，这就是心理问题了。' o\* i( [/ A' L" O, c# f& p

( x% \_5 z" Q& e0 ~( o& j

3 E9 g; w\* z6 z+ G/ h5 S

　　小子，俺八众看你不同凡响，就连神尼也对你大加赞扬，更何况连三清圣人都与你有着莫大关系，今后你若有难，只需面朝西方，说一句，八部天龙，我自传耳，速速而来，本八尊定会遣分身而来，倘若连分身也不敌，我八部定会知晓，那时，定会亲临，诺，八部言词一尽，只见从空中飞下一块玉筒，直往柳严怀中而去，柳严接过玉筒，细看了一下玉筒，通体金玉，白色为主，筒上刻有佛家梵文，又看了一眼玉筒，不禁抬头朝大士看去。3 U4 ?! s/ O5 e\* @" H# w- ?

　　大士缓缓而道，此物乃我佛门信件，今后你若手持此物，心中默念咒语，我附近佛门弟子定会知晓，而远在西天的我佛，也会知晓，那时，定会遣人来助的，不错，上方八部接道，如今，神尼与我等八部皆与小施主结下尘缘，想毕小施主也是福缘较深，如今，我与神尼皆在伏妖中受伤，定要速会我佛道场疗伤，并将世间之事禀于我佛，希望我佛慈悲，施手救助世人，南舞阿弥陀佛，大士接道，不错，我等还得回去佛门，小友后会有期了。0 y+ n3 ]) Y7 ]2 e9 b1 z

7 Z, Z5 K+ \_2 t, c7 [

　　大士要走了吗，柳严神情无变，缓缓道。不错，大士接道。不知，八位道友肯否与贫尼一道。大士转首又朝八部道，正有此意，上方八部道。与此来，小友再见了，八部又朝柳严一语，柳严忙朝二众一礼，大士，八尊好走，嗯，二众受了柳严一礼，但见白一闪，哪里还见人影。

# z- x: A$ W. a8 w+ s+ {

\* b! X+ F' L1 o: i' a& s6 Q/ t5 E

　　柳严见二众一走，心中不由疏了口气，这是为什么，难道大士与八部竟知晓天下将难，又先后出现在四周伏妖，又好心与自己结交，这是为什么，自己竟一无所知，看来自己得寻找答案，但答案早到前还得提升自己的力量，不禁又疏了口气，看来将来，自己的路很长。6 D1 Q\* G" x1 m5 A0 F\* M9 @

8 m$ J2 o4 H. E) H5 O

　　从村中出来，已是天亮，柳严一人走在大道上，看着人来人往的生人，当然，其中不免有好奇者，只因，当初柳严进那鬼屋时，就有好心人提醒过他，说那鬼屋有进无回，乃是村中一大禁地，如今又见柳严好生生出来，怎不惊奇，有人惊奇，是不是此人乃是仙家道人，不然怎可从鬼屋而出，也有人惊奇，此人也许与那鬼怪乃是一道，但横看竖看，这柳严也不像那鬼怪一路，一路走了下来，柳严感觉肚饿难耐，转身走向了本地最大的酒楼，易醉楼。" f" O( r1 [1 L

; F8 t% q. N. E7 G3 b

　　打发了小二，柳严正在品茗酒茶，只听得一句言语朝自己而来，小哥好生自在，竟一人品尝美酒佳肴，柳严不由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文人模样的年轻人朝自己走来，那人模样俊俏，发髻高耸，有点类似女子，不过模样配上发髻却是万般好看，只是柳严，怎么看他怎么像女子，不知大哥如何称呼，柳严起身作揖道，只见那人走过身来，来到柳严身旁，一双眼，细细的看着柳严，看了上身看下身，看了下身又看脸，看了半天，搞得柳严万般不适，该不会这人有恋癖情吧，柳严内心想道，那人见柳严状态，知是自己失理，忙从中道，这位小哥，好生俊美，看得小生做为男人都有点妒忌，柳严一听，我的妈呀，难道此人真的是，不禁心中暗骂，今天真的是运气不佳。那人好像知道自己说错了话，作了个揖，算是回了一理，忙道，小哥见笑了，在下只是道小哥俊俏，毫无他意，刚才失礼，还望小哥见谅，柳严心想，幸亏此人不是，只是误会，整了整心态，道，不会，不会，又道，请坐，请坐。7 ~4 k) W+ R5 V, D3 ?; {

　　二人坐下，只见柳严开口道，不知，如何称呼，那人见柳严有礼，不敢待慢，忙道，在下，姓吴，名天，哦，原来是吴大哥，孰不知吴大哥找区区在下有何事情。吴天道，无事矣，只是见小哥身形俊美，只是想结交罢了，毫无他意，孰不知小哥如何称呼。柳严，道，在下姓柳，单名一个严字，哦，吴天正语道，原来是柳兄弟，今曰有幸见得柳兄弟真是幸会，柳严忙套道，哪里，哪里。如此一来，两人客气一翻，只见有一轿子从酒楼门前经过，轿身不大，却由八人抬着，而轿前，有着一班衙役鸣锣开道，贤弟，可知轿中人，吴天看了一眼柳严，又转眼看向外面道。柳严也看了一眼，道，不知。吴天道，此轿中乃是本县县台大人。柳严一惊，不知吴天之想，道，不知吴大哥怎知，吴天道，此人身性贪婪，身为汉人竟不耻为元蒙为奴，更加可耻的是此人替元人奴役我汉人，柳严看吴天脸色铁青，言语不礼，想毕是对此人深恶厌绝，那不知吴大哥如何对付，吴天又看了一眼外面，转身又看到柳严道，为兄有一计，却是能为人民除害。哦，柳严道，却不知是什么计策？吴天道，此计还得晚上行得。哦，柳严道，还得晚上？吴天道，不错，如今贤弟只需在此等后，待天黑后，我自有办法。柳严听他言语，知他胸有成竹，不由点头道，那好，我就在此等待了。吴天脸色有转，道，好，贤弟在此等后，为兄去去就来。; h+ `! L, {% T6 R3 N- \

3 D' d\* o1 Y9 }) @

　　如此一来，已是五个时辰有余，柳严租了个房，在房里打起坐来。在小镇中，漆黑的夜晚，有个白影以常人目眼难及的速度，在大街上忽上忽下，每次触地，相距都有十丈之余，以这种身手，在武林中，也定然能挤身前十，若是柳严看见，也定然会惊讶，此人武功之高，实属罕见，但更吃惊的是此人竟是相识的吴天，只见吴天身似白鹰，一个触地，腾空而起，若是有人能见，恐怕惊讶的不是他的身法，而是他扛着二个人竟以如此身法行走，实在是骇人之及。只见吴天连续几个腾空，扛着二人来到了易醉楼，人未到，竟使了个千里传音之法，柳严兄弟，为兄的来了，在房间打坐的柳严听到此音，忙从屋里出来，自己目光未定，就见一道白影在身旁落下，柳严大惊，这是何人竟有如此身法，嘿嘿，柳兄弟别来无样吧，一道熟习的声音传来，吴大哥，竟是你，柳严一惊，这吴天武功也太高了吧，兄弟你看，我给你带来了此计的关健。关健，柳严一看，那，那不是两个女的吗，这，这是如何，吴大哥，这二位女子是何人，怎会是此计的关键，心中不由大疑起来，又不禁看向吴天，只见吴天哈哈而笑，兄弟，你有所不知，此二女子乃是那贪官的妻妾，此二人美貌非常，但却又十分妖媚，修的乃是正宗的媚宗合欢派心法，合欢派，柳严有点惊了，要说合欢派乃是江湖出了名的淫宗，其中多为女子，但其宗及为隐蔽，竟不亚于传说中的鬼宗，今曰竟被自己碰见二个，实在是不敢想像，这县官何许人也，竟有二个传问中的女子为妻妾，那吴兄，那县官是何许人也，柳严一惊，把所想说了出来，柳兄弟不知，那县官并非本人，只是他人假冒而已，柳严又是一惊，假冒，果然是假冒，许是心中知晓一二，那，吴兄说这二位女子乃是关键，但不知如何利用这两位。

/ j% Q( C# A7 p# R& m

　　柳兄弟，请看这两位女子面貌如何，一旁吴天道，柳严但看，果然是美貌如花，世间少有，不过二女美貌，与计策何关，吴天道，自古，英雄难消美人恩，今曰，为兄把这二人掳来，却是要利用此二人身份，利用二人身份，怎么讲，柳严茫然不解道，难道是易容，不可能吧，如此变态，男易女，我看不行吧，这男人和女人生理不一样嘛，再说有些器…器官也…不同哪，如今叫自己个大男人扮女人那可能吗，柳严一时语结，把自己所虑说了出来。吴天一听，却是大笑不已，道，贤弟，为兄何时说过要用易容术了，再说了，倘若我等用易容之术，想毕那假冒之人也能看破，原因很简单，那假冒之能冒充县官说明其易容乔装之术也定然高明，吴天不由朝柳严解释了一翻。柳严一听，也知其中理由，只是不易容那用什么办法。

+ Y# g) y. z/ W6 g! E" R

　　吴天对柳严神秘一笑，为兄自有安排，还请贤弟待坐小会，这当中务必不论发生什么事，贤弟，都不能反抗，还得听为兄的安排。柳严不禁茫然，也罢，也罢，就当自己是个死物罢。那好，贤弟但请打坐，吴天一言，只见其从怀中取出一物，如果，柳严能见，定会惊讶其为何拿出一个笛子来，只见吴天左手持笛，右手像是挽了一个法诀，只听其口中念念有词，只见一道白烟从笛中而出，那道白烟朝柳严而去，柳严只感昏睡难耐，正要运气，忽又记得，吴天之言，不得不又放下心来。

　　如此半刻有余，柳严只觉睡意已除，只听得一道声音传来，柳贤弟，可以睁开眼了，只见柳严慢慢睁开双目，首先出现在眼前的竟是一位女子，好熟习，柳严只觉眼前此女好生眼熟，竟一时记不起来了，我的好姐姐，小妹这厢有礼了，只见那女子朝自己笑了笑，什么，竟称自己为姐姐，简直是谎廖，吴大哥，柳严忍不住叫了起来，忽然，感觉自己的声音变了，女人，柳严不禁惊呆了，何时自己变成了女人，我的好姐姐，你怎能不记得你妹妹我了呀，那女不禁朝柳严撒娇起来，我的天，你别过来，柳严见那女子朝自己扑来，不由大惊，何方女贼，在此撒野，不禁当出一掌，朝那女子攻去。姐姐怎如此狠心，女子见柳严攻来，不但不避，反而迎风而上，哐的一声，只见那女子竟当面避过柳严一招，柳严一惊，忽感到自己胸部受击，这是什么感触，有点稣麻的感触，好似浑身都散了一样，一点劲也提不起来，好个y女，竟敢偷袭于我，话是如此，只是言从口而出时，竟是柔弱似蚁，音如黄莺，乍一听，竟是十分好听，姐姐，如何呀，是否对这个身体十分满意。女子声如雀音，貌如仙子，柳严一听，心中大急，这如何是好，不知吴大哥去哪里了，而自己又变成了个女人，而且那个女人口称自己为姐姐，难道，自己真的变成了女的，等等，那女子竟说是否对这身体满意，难道，那女子就是吴大哥，你是吴大哥，柳严试着朝眼前女子问道，万一不是的话，自己本是以着鱼死网破的情态发展的，到时，也好落个不被y贼的下场，嘿嘿，柳兄弟，你果然记得了。这一回不要紧，却是把个柳严吓得要死，吴大哥，这是为何，你我竟变成了女人，而且成了那贪官的妻妾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，柳严好似发狂般，现今知道眼前人为吴天，似见救命草一般，也是，多年的男儿身，如今，却变成个女的，这叫人如何接受，柳兄弟，你且静下心来，且听为兄一言，在吴天万般劝说下，柳严才安下心来，吴天见柳严安心，便把心中计策言于其听。

9 Y; I# E7 J5 x6 M9 {& H/ S$ J

　　半响，只见吴天说完计策，柳严一颗心才算静下来，原来，是吴天用秘法，将自己二人与那二位女子换了身体，目的，就是要自己二人能接近那人，因为最亲密的人往往就很容易疏忽，吴大哥，你说那两位女子与我们换了身体，却不知我等自身身体在哪，柳严想看看自己变为女人后，而自己原来的男儿身却不知哪去的，却是担心吴天一不小心，把自己相依为命的身体给毁了，一旁吴天，许是知道其意，忙正了正神道，贤弟放心，我二人身体却是被为兄放在了一个极为安全之地。! ]7 X. m! n& C5 I/ x\* O

- l! R; t6 N. Q- }: ~5 Y8 r1 l

　　柳严如释重负，不由长长疏了口气，不过如今自己身为女子，却不知这女子姓名，及生活习惯，岂不是很快被人视破，吴大哥，如今我二人为女身，却不知这二人常习与姓名，柳严不禁又朝吴天道，贤弟放心，为兄自有安排，诺，只见吴天从怀中拿出两根玉签，并把其中一根丢给了柳严，贤弟只需将此物用真气在自己额头气化，定会知晓一切，听吴天一言，柳严忙从言将玉签放于额头，运起真气，果然，只见一些不属于自己的记忆从自己脑海中闪烁而出，而这些记忆，竟是这女子的一切，吴大哥果然厉害，柳严不禁心中大赞。好姐姐，让妹妹好好看看你，吴天装作女子样子，不禁一下朝柳严扑来，柳严不备，竟被吴天摸到私处，当下大惊，只觉浑身稣麻不已，好姐姐，让妹妹来看看你，吴天一翻身，将柳严压在了身下，双手一伸，却是正好摸在了柳严胸部上，柳严但感一对浑然物被吴天双手而触，像是被电触般，麻醉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，你个y妇，好个吴天，你何时成个淫贼了，柳严大喊一声，但却私处被侵，一时，提不起气来，在吴天耳中，却是如蚁声般小，而吴天上下其手，一时弄得柳严娇气连喘，如此一翻虚鸳倒鸯也就不提也罢。$ q3 w$ N; Y, i+ \$ {3 C+ b/ O

　　如此一翻，二人虚鸳倒鸯，已三个时辰有余，只见柳严身醒，见自身与吴天那次鸳鸯梦，不由脸红耳粉，好你个吴天，许不知你是个淫贼，当下出掌朝正在鼾睡的吴天攻去，而柳严本是无意，只是想出口恶气罢了，所以出掌并未用力，而正在床上熟睡的吴天忽然身起，用手架住了柳严，好姐姐，奴家睡得正香，你却如何打扰奴家呢，吴天嗲哩嗲气一声娇言，弄得柳严哭也不是，笑也不是，而吴天趁此，又是一招龙爪手，直朝柳胸部而去，柳严先被其嗲声嗲音气得已是浑身无力，而一支手又被吴天架住，现今吴天偷袭，却是有气无力，眼睁睁的看着凶手朝自己胸部而来，手刚触胸部，柳严就已感稣麻难耐，心中有说不出的快感，而吴天更是发疯般的使劲，使得柳严一下手脚无力，硬是整个身体无力的靠在了吴天身上，而口中更是娇喘连连，气若游丝，此时，柳严心中正在怒骂，忽然胸着凶物一撤，只感平时的力气全都回来了，却偏偏又提不上气，嘻嘻，柳兄弟，感觉如何，只见吴天笑嘻嘻的朝柳严问道，柳严只感面红更胜，全身都似火烧一般，哪里还剩气力，有的只是用眼睛死死的瞪着吴天，以此来表心中不满，柳兄弟，你也知道，此二人皆是合欢宗之流，修炼的也只能是些媚功了，而二人身份信息，常习生活，你我都已了解，如今这番，曰后那人定会在我等身上使用，你看你这般身体，吴天指了指柳严道，是如此敏感，如此接触一番你都但感无力，那我们如何去杀那人。不过，为兄岂是那般无能，只见吴天扶起了靠在自身的柳严，又从怀中拿出一物.......